



後方的戰綫

王火 著

新文藝出版社



王 火

後方的戰綫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6 •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部中篇小說。描寫一個煉鋼工廠內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故事。該廠在試煉國防上用的一種特種鋼的時候，潛入大陸的蔣匪特務，和潛伏在該廠的反革命分子勾結起來，進行了一連串的破壞活動。當工廠進行第一次試煉的時候，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嚴家民偷偷的將配料混入雜物，使試煉失敗了；第二次，這個反革命分子又利用煉鋼部主任劉平的麻痹思想和嚴重的個人主義，慫恿他私改操作規程，使特種鋼的試煉又歸於失敗；第三次，嚴家民又暗地裏關小烟囱的閘門，延緩了快速煉鋼法的試行。

反革命分子不僅要破壞特種鋼的試煉和快速煉鋼法的推行，而且還企圖用烈性炸藥把這個鋼廠全部炸毀。潛伏在廠裏的另一個反革命分子金丘一，已經把兩批炸藥運到了廠裏，但是在黨和工人羣衆的嚴密注視下，他的陰謀沒有得逞。最後，在我公安人員的周密偵察下，終於將這批反革命分子一網打盡了。

後 方 的 戰 績

王 火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859

開本 787×1092 經 1/32 印張 4 1/16 字數 73,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3,000 定價 (6) 0.34 元

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後，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我們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

——摘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辭

目次

一	除夕夜·····	一
二	黨委會的一次會議·····	二
三	張齊和梁大梅·····	一七
四	特種鋼·····	二三
五	潛伏的敵人·····	二九
六	亡命之徒·····	三八
七	第一次試煉·····	四五
八	自作主張·····	五二
九	蘇聯先進經驗不行嗎？·····	六〇
一〇	恍然大悟·····	六七
一一	陰謀詭計·····	七五

一二	市委書記·····	八二
一三	再接再厲·····	八六
一四	問題在哪裏？·····	九二
一五	無情的子彈·····	九八
一六	愛情·····	一〇六
一七	強弩之末·····	一一三
一八	天羅地網·····	一一八

一 除夕夜

江邊高樓上的鐘聲噹噹地敲了十下。輪渡已經停擺了。

這一場大雪可真不小，從早下到晚還沒有停息，已經替江邊的石子路鋪上了一層白衣，凜冽的西北風還在捲着飛舞的雪片橫掃下來。江面上遠處迷迷濛濛的混成一片，一眼望過去，什麼也看不清。

李嚴夾着公事皮包正在匆匆忙忙地沿江找尋木船擺渡。在工業部和部長談得太久了，當他趕到江邊的時候，最末一班的輪渡已經鳴着氣笛開到江心了。他看看江邊高樓上的大鐘，只好連忙沿江找尋木船。

他爲了一件大事，抑制不住心裏的興奮。他恨不得馬上飛過江去，回到廠裏，把這件事告訴給黨委書記丁林知道。

工業部長告訴他：上級交下了一個緊急的特殊任務，要鋼廠試煉一種特種鋼，這種鋼是供給國防上應用的。這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部長說：『你們廠是新擴建的，技術條件

比較好，這任務我相信你們擔當得下來。過去你們在生產上的成績很好，今後應該要更好。試煉特種鋼成功以後，將來你們也許就要大批生產這東西了。』

部長和李嚴談了很多關於特種鋼的問題，最後叮囑李嚴，在試煉階段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只有必需知道的人才可以給他知道這件事。部長是很風趣的人，因為談工作，他忘記了是除夕。最後，他想起了今晚是除夕，看了一眼錶，發現時間已經不早了，就連忙催李嚴回廠，說：『你快回去吧，說不定你回去以後，廠裏的除夕晚會還沒有散呢，爲了迎接一九五四年元旦，你也該和大家在一塊跳跳舞輕鬆輕鬆。』

想到這裏，李嚴雖然焦急地在找渡船，可又忍不住笑了起來。

李嚴是這樣的一個人，當他從前在部隊裏時，他所帶領的那一團人就總是做先鋒部隊的。無論哪一次戰役，哪兒任務艱巨，拚上了硬仗，他們這一團就會請求到哪兒去。他轉業做鋼廠的廠長已經快三年了。這三年裏，鋼廠由小到大，擴建了新廠房，添置了新設備，職工人數也比從前多了三倍。對於他來說，搞生產可不像打仗那麼熟悉，但是他牢牢記住毛主席的話：『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

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因此，這三年來，他向工人請教，向技術人員學習，他已經基本上由外行變成了內行，掌握了業務。

他當年帶領全團戰友出發作戰時，首長們總是囑咐他：『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兩句話，他是多麼熟悉啊！他在接受任務時，總是把它深深銘刻在心裏，時時用來鼓舞自己和同志們的。現在，他又一次地從首長嘴裏聽到這兩句勉勵的話，他更覺得廠長責任的重大，必須把新任務完成得又快又漂亮。他深深知道鋼鐵對於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對於國防的重要意義。一個曾經做過軍人的他，看到美帝國主義在朝鮮還想重新燒起戰火，看到台灣、澎湖和金門等沿海島嶼還沒有解放，他的情緒常常是憤激的。他深刻地懂得自己應該盡什麼樣的責任。

從風雪中飄來了遠處的鐘聲，這使他記起，一九五三年將要過去了，再過幾個鐘點，就是一九五四年了。一年來，廠裏的生產任務是完成得令人滿意的，本市的報紙上還表揚了鋼鐵的成績，可是李嚴並沒有給已有的成績衝昏頭腦，他只考慮着如何做更多的工作，因此，當他想到新的一年就要降臨時，他是興奮而愉快的。

地上的白雪反射出淡青色的白光，李嚴的皮鞋嚓嚓地在雪上踩成一條腳跡連成的路線。可是他沿着江邊跑了好長一大段，却連一只擺渡的木船也找不到，心裏不由得着急起來。他

停了脚步，從袋裏摸出烟來，又燃起打火機把烟點着，正在思索應該怎麼辦時，忽然却發現一只木船正順着江流從對江疾飄過來。這木船越划越近，李嚴真是喜出望外，他看到船已經快要靠岸了，馬上迎着靠船的地方跑上前去。

船裏走出來一個人，翻着大衣領子，冷得壓低着帽舌。李嚴跑上去，恰好和他迎面碰見。原來這是煉鋼部化驗室的化驗員金丘一。

『哈哈，是你？』李嚴拍拍金丘一的肩膀，在這種時候，碰見了熟人，他感到高興。

『啊！是廠長！』金丘一沒想到這麼晚還會碰到自己的廠長，他用手把帽子移高了一點，急促地問：

『廠長回去嗎？』

『是啊，你到哪兒去呢？』

『我上親戚家去。』

李嚴和金丘一握握手，金丘一就急匆匆地走了。李嚴要船工搖到對江去，船工答應了，可是要兩元的代價才幹。李嚴覺得貴了，可是船工說：『剛才那位同志也是這價錢，要不，風雪夜誰願幹這個！』

李嚴只好答應了。

江上的寒風呼呼地吹進艙來。船工把船逆流向上划去，到了一定的地方，又對角綫地把船順流放下來。約摸兩枝烟的時間，船就靠岸了。可是，岸上突然手電筒一亮，過來了兩個人民警察。

原來在這大風雪的夜晚，公安局派出了許多人勸阻沿江的木船擺渡，爲的是怕發生翻船的危險事故。

李嚴一上岸，人民警察就迎面盤問：

『你是到哪兒去的？』

『到鋼廠去。』

『這麼晚了，你過江幹什麼？』

李嚴摸出了身份證明，說明自己是過江辦公事的。人民警察好意地說：

『今晚風雪太大，渡江有危險，所以我們在這兒值勤。你是鋼廠的負責同志，以後碰到這樣的情況，可以提早些回來，或者設法住在對江，不然出了事，可就不好了。……』

人民警察的話是帶有批評意味的，可是李嚴很感謝他的好意，點點頭，拍拍身上的雪，就大踏步地向回廠的路上走去。走遠了，他還隱約地聽到人民警察在教育船工以後別再貪錢擺渡的話音。

李嚴向着工廠走去。

李嚴有一個簡單、溫暖的小家庭，這個家庭是他所熱愛的。他的愛人劉瑛，同他多年在一起，在部隊裏時，劉瑛做的是醫療衛生工作，轉業以後，現在就在工廠的醫療室內做保健員。他們兩人還沒有孩子，這是有點遺憾的事，但是他們都把全部心力放在工作上，把廠當作一個大家庭。而且他的家就在職工集體宿舍附近，離廠很近，從廠裏到住所只有十分鐘路程，因此，他們在廠裏就像在家裏，在家裏也忍不住常會想起廠裏。

今晚，廠裏正在舉行一個盛大的除夕晚會，有餘興節目，也跳舞。對於跳舞，李嚴始終沒有學，自然是不會跳。今晚，他本來是決定要開始學跳的。他笑着同劉瑛，還有黨委書記丁林都說過了：爲了迎接一九五四年，在這一九五三年的除夕夜，他一定要同大家一塊跳舞。可是，在下午，工業部長來了電話，他就過江了。這下回來得這麼遲，可能舞會已經散了吧？他這樣想着，已很快地走近廠門了。

整個煉鋼廠正被密集的雪花籠罩着。煉鋼部的場房在夜間的風雪中宛如巨人似地矗立着。夜班工人還在生產。李嚴向禮堂跑去。還未走近禮堂，就傳來一陣陣的歡笑聲。他想到晚會還沒有散，心裏覺得很高興，便三步併作兩步地跑進禮堂去。

禮堂內熱鬧而嘈雜，東一堆，西一堆的人正在歡談着。毛主席的巨幅油畫像前的花瓶

裏，插滿大捧鮮艷的花朵。紅布橫額上寫着『迎接一九五四年元旦慶祝晚會』的字樣。樂隊正在奏着樂，起舞的人笑聲此起彼落，令人心情愉快。

李嚴一進門，馬上被行車女駕駛員梁大梅看到了。她穿了節日的花衣裳，正在跟五十多歲的老工程師湯麟跳舞，見到李嚴以後，她馬上頑皮地高叫起來：『廠長來了！』大家給他這一叫，馬上都轉過臉來看着他們所愛戴的李嚴。好幾個正在跳舞的工人，忍不住招呼說：『廠長，也來跳吧！』李嚴笑着搖搖手，他把眼睛四面看了看，卻沒有發現劉瑛，也沒有看見丁林。他想：和工業部長談的事，還是應該立刻讓丁林知道。他問旁邊一個站着在看跳舞的工人：

『黨委書記在哪裏？』

『在那個角裏，剛才還看到他和煉鋼部主任在一起！』

李嚴從人叢裏擠了過去。果然看見丁林正跟煉鋼部主任劉平在禮堂左角聊天。

丁林看到李嚴回來了，覺得十分高興，便離開劉平，找個機會就把李嚴拉到另一邊談了起來。他先告訴李嚴：職工宿舍裏的一個工人家屬，沒有來得及送到醫院裏去，就突然分娩了，因此劉瑛被請去幫着接生去了。丁林往常不怎麼愛說笑話，可是今晚却跟李嚴開玩笑說：『你這學跳舞的心願看樣子是又得等到明年再談了！』李嚴笑笑，看四邊人都離得很

遠，就把今天工業部長交下新任務的事講了。這使丁林也一樣覺得高興。兩人商量以後，丁林決定召開黨委會來討論並保證執行新任務。

李嚴和丁林大致把意見交換了以後，就穿過人羣走出了禮堂。這時，他突然覺得有點累，想回家去休息一下，但是在禮堂外的雪地上考慮了一下後，却踏雪向煉鋼部走去。

風吹着雪花沒頭沒臉地飄拂到他臉上。他走着走着，忽然發現前面遠處一個穿着花棉襖圍着頭巾的女工，也正在向煉鋼部走去。再仔細一看，原來就是梁大梅。

看樣子，梁大梅也是到煉鋼部去的。她去是去看張齊的，這是用不着說的了。這一班是張齊和他的夥伴們在煉鋼，他跟着大梅走進了場房。

寬敞的場房裏燈光雪亮，工人們正在緊張地操作。行車像巨型噴氣機似地吊着盛鋼桶橫掃過場房的上空。

平爐裏邊的鋼水沸騰着，快要出鋼了。張齊穿着作業服，正通過藍鏡在觀察爐內的鋼水。李嚴選擇了離出鋼的爐口較遠地方的一個高處站着等待出鋼。他見梁大梅也遠遠地在注視着張齊的操作。大梅看得這樣專心，以致李嚴跟着她走進了車間，她也沒有看到。

出鋼槽和出鋼口都清掃乾淨了，出鋼口也打開了。離出鋼快了，放鋼的鐘聲也響了。李嚴心裏激動起來。過了一會，平爐出鋼了，張齊熟練地指揮着出鋼。通紅的鋼水濺潑着灌注

進盛鋼桶。李嚴看看錶，正好是十二點鐘。這是一九五三年的最後一爐鋼，這爐鋼比規定時間又縮短了十分鐘，正好到交接班時間。李嚴心裏有說不出的喜悅，他忍不住在放渣以後，就熱烈地跑上前去和張齊以及他的助手們握手。

他對這些年輕的煉鋼工人們是充滿着深愛的。就是他們，生龍活虎似地戰鬥在生產戰綫上，將勞動獻給國家，他們新紀錄接着新紀錄，但是他們却從不滿足於已得的成績，最近還在想推行快速煉鋼法。

快速煉鋼法是蘇聯先進經驗，這是張齊在報上看到鞍鋼煉鋼廠試用快速煉鋼法成功後，提出來要求試行的，因為缺乏經驗，他們僅僅從重工業部鋼鐵工業局出版的蘇聯『快速煉鋼法經驗』一書上學習了一些操作方法，還沒有試用成功。但是李嚴想像得到，這批有毅力，有熱情，肯動腦筋的年輕人是一定會把快速煉鋼法推行成功的。快速煉鋼法的推行如果成功，就意味着每年能為國家多產幾萬噸鋼的財富。而如今，特種鋼的試煉任務又交下來了。他相信，這些年輕的工人，一定也會很好地完成這個任務。

他在和張齊握手時，聽到張齊的助手正在愉快地和大梅說笑。有的說：『你打扮得真漂亮，簡直認不出是你了。』有的說：『老張不去，你連舞都不跳了嗎？』大梅帶着笑，向他們瞪着眼。李嚴走出煉鋼車間時，大梅還等張齊拿衣裳去洗澡，再一同去參加晚會！

在這種高興的日子裏，在祖國大踏步前進的日子裏，逢到除夕，誰都願意少睡一些時間，在歡度節日。時間已經不早了，舞會還在繼續。李嚴不忍阻止大家跳下去，掃大家的興，他就兜過禮堂，心情愉快地向出廠的地方走去。一路上，他遇見兩個警衛員，正在雪裏巡崗。見了他以後，警衛員向他敬禮。在除夕的晚上，保衛科仍舊抓緊了保衛工作，這使李嚴覺得很滿意。

回到家裏，已經是十二點半了，劉瑛却還沒有回來。李嚴拉上窗簾，微微感到有點倦意。他拿起一本雜誌，決意等劉瑛回來再睡。可是正翻了幾頁，劉瑛却回來了。見到他還沒有睡，劉瑛很抱歉地說：『我去接生去了，害得你等久了。』李嚴忍不住笑了起來，說：『彼此彼此，我也是剛回來。』聽到劉瑛講述替那個工人家屬接生的經過，講起產婦平安地生了一個胖男孩，他感染到和劉瑛同樣高興的情緒。

臨睡的時候，李嚴脫衣上床，忽然想起今晚坐船受到人民警察責備的事，不覺感到有些抱歉。因此也突然想起了金丘一這個人。前些時，工廠保衛科長崔奇曾經談過，金丘一是有歷史問題和政治問題的人，過去的經歷始終沒有好好交代。李嚴想：這麼夜深，又是大風雪，他獨自花了那麼貴的船費渡江去幹什麼的呢？而且他的行動也有些鬼祟。想到這裏，他感覺停止了脫衣，不自然而然地『咦』了一聲。

劉瑛已經睡了，聽見李嚴『咦』了一聲，忙問道：『什麼事？』

李嚴沒有回答，他在想：明天應該把這件事告訴保衛科長，讓保衛科注意。

二 黨委會的一次會議

下午兩點鐘的時候，黨委會裏，爲了試煉特種鋼的問題，專門開了一次會議。

這次會是開得很慎重的。黨委書記丁林主持了會議，幾個黨委委員：李嚴、工會主席田茂材、煉鋼部主任劉平、保衛科長崔奇等，都集體研究了保證完成試煉任務的辦法，還研究了試煉工作中的有關人員的名單。大家還決定要做好保密工作，把實際操作的任務交給一號爐張齊班來完成。但是技術人員中，煉鋼部的工程師湯麟和一號爐的值班技術員嚴家民勢必需要給他們知道，化驗室的化驗員也勢必有人會知道這件事。在這裏，就發生了一些分歧的意見。

崔奇一向是一個很少講話，但是說起話來就很有份量的人。他一手扶住額頭，沉思了一會說：『我認爲試煉的事必須注意保密，嚴家民是快解放的時候才進廠來工作的，過去還有一段疑點很多的歷史沒有弄清楚。當然，現在並不是說已經發現嚴家民有了什麼問題。但是爲了謹慎起見，我們寧可大胆懷疑，小心對待的。我認爲這件事可以不必讓他參與，可以暫